

闲话

彩叶芋

□ 段敬茹

我与彩叶芋的初见，是在导师的朋友圈中。一盏吊篮，几组木柜，数枚陶罐，共同搭成一个小小的“空中花园”。花园虽小，住户却不少，仙人掌、多肉、南天竺、太阳花……各种植物在这里共同生活。

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彩叶芋。它大约是莱布尼茨的忠实信徒，一生执著于践行“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”。新芽冷峻如破土之笋，初生的叶片却静默如蛩，隐隐积蓄着一股破茧展翅的生命力。作为球根植物的一种，彩叶芋叶片的大小和形态均有球茎决定。大球茎托起的叶子如盾如心，那丰硕饱满的叶片，依稀带有几分它们南美先祖的风姿。小球茎生出的叶子则纤细可爱，似采莲手中轻伞，又如明宫佳人鬓边凤钗，仿佛它漂洋过海后便在南方登陆生活，身姿中带有一抹江南的灵秀。稍稍长成的彩叶芋会分化为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，一类是低调履行着光合职责的普通叶，一类则是养花人们所追逐的“状态叶”。这类叶子近乎透明，胶质或乳白的底色上，或红或绿的叶脉纤毫毕现。这令我忽然想起一则童话，大意是有个孩子生来便如水晶般透明，旁人能清晰看到他的所思所想。彩叶芋似乎也是这样的“水晶植物”，它将生长的秘密、色彩的变迁，坦然铺展于叶片之上，仿佛向你缓缓敞开的心门。这份通透坦荡，正是我对它生出好感的重要缘由。

导师告诉我，彩叶芋的状态叶虽美，却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它们的生存全靠盆中土壤与其他普通叶片的供养。震惊之余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对实用主义的逻辑审判了它们：既然身为植物，不就应当遵循叶绿素的使命，在光合间完成生命的自足，继而为世界提供更多氧气吗？而这些斑斓的状态叶，多像植物社会中的贵族，它们从容、优雅，却也傲慢地享用着他者的劳作，自己却拒绝贡献。这

世态

此番邂逅

□ 孙侃

应该说，他和她属于俊男俏女这一类，至少在这个公司里，他和她在外貌上绝对占领了两个性别人群的制高点。然而，因为一件十分鸡毛蒜皮的事，他们翻了脸。尽管没有当面冲突过，可那份再也不屑于理睬对方的冷漠，无疑更伤人。据说，即使旁人无意间在他们面前谈及对方，他们也总是不置一词，懒得评说对方的是非好坏，仿佛对方只是地球上一团无色无味的空气。

那天他奉公司之命出差，在那座庞大的城市里寻访客户、拜访供应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终于得了个空闲，便在马路上瞎逛，想顺便给老婆买点什么。在一家色彩斑斓的女装店里，他看中了一条嫩黄色的披肩，便走到店堂中间挂满衣饰的金属架子前，轻抚披肩，感受它的质地。就在这时，他惊异地看见了 她，更惊异的是，她就在金属架子的那一头，且伸过手来，也抚住了这条嫩黄色的披肩。四目相对，两个人同时脱口而出一个“你？”，又同时垂下抚着披肩的手。

在这种情状下，男人的主动和大度是必

需的。他向她微笑，绕过金属架子走近她，并对此番邂逅表达出适度的兴奋。她沉默了片刻，慢慢拾起了他的热情，说自己这段时间正在享受年假假，而姑妈就住在这座大城市里，所以……。她的回答轻得像蚊子叫，而且尽量与他保持着必要的身体距离，可他并不以为意，继续罗嗦地说着，说他寻访客户的事，说对这座城市的观感，说他接下来需要完成的任务。说着，听着，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大街上，毫无目标地逛着。显然，他已忘了给老婆买东西，而她更是淡漠了自己上街的目的，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在对方是否回避、诚恳、宽宥之中。

过马路的时候，他依旧在朗声说着什么，像在说他童年的趣事。这样的话题似乎只适合于较亲近的人之间，因此他尽量说得有趣而放松，不时还夹杂着笑声。可能说得太投入了，一辆没打算在斑马线上刹住的轿车快速驶近，他居然也向前走着。她稍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把他狠狠拽了回来。他呀了一声，可能是被拽疼了，看见擦着自己的肚子

闻名的海滨小城，它活得也并不轻松。导师说，养护彩叶芋须得细心体察土壤的干湿变化，及时补水，还要定时向叶面喷雾。若哪天盆中生出一只袅娜的虫，那或许是土壤出了问题，需要加一点杀虫专用药或者更换一下原来的土壤。相比之下，我的养花方式实在粗放。管他东西南北的植物，统统放在朝阳窗台。无论干湿偏好，哪株叶片微黄便直接“大水漫灌”——直到接水盘明显晃晃地漾出水迹，才算是心满意足。

养护植物需要细致的观察与耐心的了解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“冷美人”是我对导师的第一印象，从德国留学归来、硕士主修经济……我早已在脑中将她“加工”成一位踩着伶仃高跟的，细致到近乎古板的女士，就像电影中典型德式精英那样，精准、利落、不逾矩。这想象使我在她面前总是怯于开口，唯恐自己的言行会在不经意间对她造成冒犯，这或许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自察到的尴尬。在后来的种种相处中，我发现导师并非我想象中那般凛冽。她虽严谨、认真，却从不因错误而苛责，反而常常带着宽和与引导的语气同我交谈。在她身上，异国经历留下的并非冷漠的规则意识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包容——对差异的包容，对成长中曲折的包容。

如此想来，理解一株植物与读懂一个人，其实并无太大不同。我们不必急于判断，不必恐惧差异，只需拿出真诚、耐心、以及敢于相信的勇气，至于其他的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而今，再望向窗边那两盆寂寞的绿萝，我似乎能想象它们终有一天会等来更多伙伴——彩叶芋、太阳花、南天竺……，甚至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。而我与导师之间，也已渐渐生长出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，那已是一种跨越文化想象后，在日常相处中的再次相知。

飞过去的轿车，方才明白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忽地，他的手臂从她的后腰绕过来，很亲热地搂住，像情侣似地跨过了马路。当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表达他的感激，她懂。她还想，再像防小偷似地竭力与他保持身体距离，那就太做作了。

事实上，这次邂逅的高潮就发生在这时，接下来，即使他们继续逛街，甚至还一起吃了中式套餐，以及他执意把她送上驶往她姑妈家的的士，都没有发生身体上的任何接触，直至一周后他们重又在公司里上班见面。还需要别的什么吗？哪怕再多一点点，都已没有了必要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依旧在旁人论及对方时不置一词，但脸上挂着一丝用不着抹去的笑容。只有在两人同乘一部电梯之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愉快地笑，愉快地聊，因为他们都记着，在一座陌生的大城市里，他们埋下了一份共同的秘密。这份偶尔得来且又来之不易、失而复得的友情，最好只由两个人悄悄享受。

动物

办公室里的大黑猫

□ 厉勇

这只大黑猫原本是旁边的画室养着的，小名叫“小黑”。但是，黑猫似乎和我们办公室更有缘一些，它经常在我们办公室旁若无人地四处溜达，有时发出一声嘹亮的“喵呜”声。本来，我们办公室做的都是文字工作，需要心静。但是，这只猫进进出出，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赶它、打它。只是间或有怕猫的女同事，看见它，嘀咕一声：“这只猫又来了。”于是，大黑猫“哗”一下，跳上女同事背后的窗台，从窗台缝隙逃窜出去，只留给我们一道亮丽的黑色闪电。

这是一只帅气的有故事的大黑猫：浑身全是乌黑的毛，比乌黑的燕子还黑亮，透着缎子一样的亮丽和光泽。这是一只公猫，就像俊俏的黑骑士，外形高大而挺拔，尾巴是短短的一截——这是它最大的缺陷，应该是丢了一半，谁知道呢，也许因为它小时候太顽皮，弄丢了半截尾巴，也许是被汽车轧断了尾巴。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亲切地称它为“小黑”，小黑每日都来办公室串门，每天都和我们打个照面。有时候优哉游哉，有时候踱着漂亮的大方步，有时候伸个懒腰，有时候趴在 地上，更有时候，在窗台上，面朝太阳趴着，眼睛专注地看着外面的一切。它每次都 用白色而炫亮的蓝色眼睛给我一个眼神。

有时，它是霸道的，从打开的窗户直接跳出去，踩脏了我们的书和窗台。有时，它是温柔的，从大门堂而皇之的踱着漂亮的步伐进来，一遍喵喵喵喵地叫几声。多半是它饿了，来觅食。有爱猫的女同事还专门给它准备了猫粮，说来也奇怪。这个女同事身形魁梧，比只有 170 厘米的男生还高，而且有点胖。这样的身形下，对这只猫倒是偏爱有加，竟然专门买了猫粮来喂它。也难怪，每天一早，小黑一见她来，就像是见了主人，围绕她的脚下转圈，撒娇，喵喵直叫。女同事也明白，立马放下包，拿出猫粮和一个小碗，招呼小黑出去。

最难以置信的是，去年春节回来后，我们陆续回来上班。安静的大办公室里，总是能听见有点刺耳的猫叫声，尖锐，时断时续。我们面面相觑：“是猫在叫吧？一只还是一窝？”有男同事去楼梯下和阁楼里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。一个女同事又去仔仔细细地勘察了一遍，在楼梯下的纸箱里，发现了一只大猫和一窝小猫。这个女同事虽然是个胖胖的、高高的女生，但是她一脸惊恐地回复前来问询的工会主席：“黑乎乎的大猫看起来很凶，我没看清楚。”工会主席看了之后，也不忍心或者不敢将它们搬到外面，说：“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呢，把它们搬到外面，小猫就要淋雨了。大猫会不会扑上来咬我们？”工会主席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，个子 1 米 8 多。但是，对这些猫还是挺有爱心的。

我们猜测，这只黄色花纹的母猫和大黑结合后，生了这一窝小猫。因为大黑有时也会从那里蹿出来。至于为什么它们会选择这里作为它们的家，很显然，这里温暖又避雨。至于它们是怎么进来的，是因为我们的窗户总是忘记关，留了一道缝，猫刚好钻进来。

后来，那个胖乎乎的女同事一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扔下包，先去看看那些猫。然后，爱凑热闹的工会主席，还有几个爱猫人士，总是每天去打搅它们。几天后，她们发现这只母猫用嘴把小猫都叼出去了。现在可以看到一只存活下来的小猫，黄黑相间，应该就是大黑和黄色花纹的母猫的杰作……

眼下，天气冷。小黑也是绝了，竟然堂而皇之地把办公室当成它的家。每天早上，我一打开办公室大门，它就像神一样从里面走出来，出现在我面前，围着我叫唤。我们都不知道它是怎么进来的——有时候窗户是关着的。反正，这个大办公室，我们十几号人就由着这只猫任性。我呢？也真是把它当成家养的猫了。每天早上，它过来，我还去摸摸它，它的毛真的和缎子一样光滑，身体肥壮。

本来，在外面见到它，它都是远远地跑开，有时还躲到汽车底下去，光用那双蓝而亮的眼睛打量我。这几次摸了它之后，它终于在外面见着我也不跑了。我们的工会主席有时还开玩笑和小黑说：“小黑，你的主人已经不要你了。”而小黑呢？到底也没有成为流浪猫。它介于流浪和家养之间，介于家和办公室之间，它在我眼里，真的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

花草

喇叭花

□ 李治钢

清晨推开院门时，竹篱笆上突然炸开的蓝紫色让我顿住了脚步。正是蝉鸣渐起的六月，指甲盖大的花苞蜷在藤蔓间，绽开的却有巴掌宽，漏斗形的花瓣边缘卷着细碎的白边，像被孩童用指甲轻轻掐过。风过时，藤蔓上垂挂的几十朵花齐齐摇晃，倒真像谁家没收好的铜喇叭，正滴滴答答隔着夏初的晨光。

第一次认真看喇叭花，是在外婆的针线筐箩里。她总把晒干的花蒂收在铁皮盒里，说捣碎了能治蚊虫叮咬。那时以为这花定是寻常物，直到在老屋墙角发现它们的秘密——褐色的种子落在砖缝里，经了雨水浸泡，竟顶破坚硬的砖屑冒出白芽。最细的藤蔓不过线绳粗，藤蔓上的卷须像细小的钩子，即便只勾住墙缝里半粒尘土，也能借力向上拽，纵然被墙根的碎石硌得变了形，也不肯往低洼处蜷。它们偏要缠着晒衣绳朝上方窜，夜里偷偷抽条，清晨便举着朵新花，把影子投在晾着的白衬衫上。

村里人叫它牵牛花，说它是跟着牛郎星的光亮开的。天刚蒙蒙亮，东边的云彩刚浸上点粉，花苞就开始鼓胀，等辰时一过，日头爬到竹梢，花瓣便悄悄往里收，像怕误了什么

约定。我曾蹲在篱笆边数过，从第一抹紫晕染上花苞，到花瓣完全舒展，不过一顿早饭的功夫——母亲在灶台前添完两次柴，揭开锅盖时，篱笆上的花就全撑开了，蓝的紫的粉的，挤在藤蔓间喘着气。而那看不见的卷须，早已在暗地里又多绕了两圈，死死咬住支撑物不松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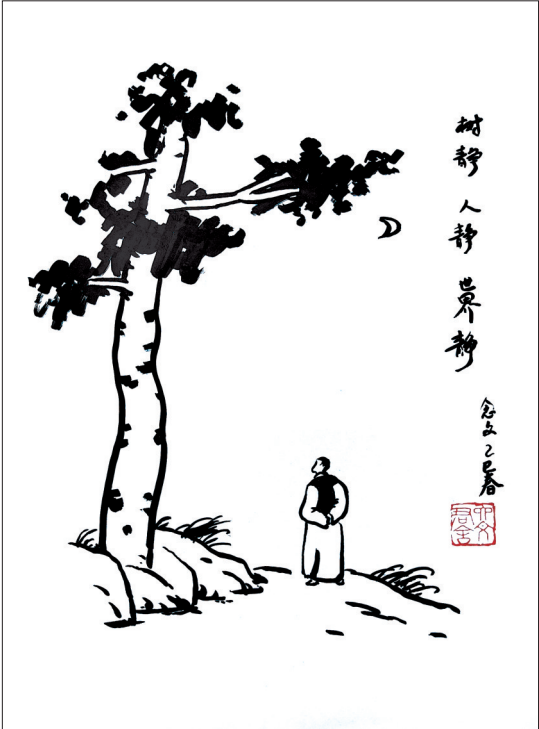
可就是这短暂的绽放，让每根藤蔓都憋着股劲。见着竹竿就绕着打圈，卷须一圈圈缠得紧实，哪怕竹竿被风吹得摇晃，也不肯松半分；碰着玉米秆便顺势攀援，就算玉米叶扫过藤蔓留下浅印，也依旧攥紧了力气向高处蔓延。有次邻家的鸡啄断了最壮的那根主藤，断口处渗出黏腻的汁液，像在淌泪。结果一周后，从根部又窜出三根新藤，一点点重新站起，朝更高的晾衣绳爬去，仿佛在说：这点伤算不得什么。

李煜曾写“晓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”，大约是没见过篱笆上的喇叭花。它们从不在乎出身，风砾堆里能扎根，石缝中间可抽芽，紫的像浸了夜色，粉的带着朝霞的暖，蓝的透着井水的凉，挤挤挨挨地挂在枝头，倒比园子里精心侍弄的牡丹更有野趣。有次狂

风暴雨把篱笆压塌半面，牵牛花的藤蔓被扯得七零八落，满地残花像摔碎的琉璃。可过了三日再看，断裂的藤蔓竟在泥里生了须根，新抽的嫩芽像盲人的手般摸索着，勾住了南瓜架，又开始慢悠悠地往上攀。

母亲说这花最晓时令，也是最坚韧。谷雨前后撒下种子，不等布谷鸟在老樟树上叫够三回，准能爬满整个菜园。刀砍斧剁似的风雨都不怕，只要根还在，准能再冒头。它们从不要人特意照料，却总在晨露里捧出最鲜亮的颜色。有年伏旱，地里的土裂得能塞进手指，玉米叶卷得像筒子，牵牛花却把根扎得更深，藤蔓贴着干裂的土地蔓延，开出的花虽小了一圈，那抹蓝紫色却比往年更烈，像把整个夏季的阳光与倔强，都攒进了薄薄的花瓣里。

如今老屋的篱笆换了新竹，可每年夏至前后，总会有零星的牵牛花从墙缝里钻出来。它们沿着旧年的轨迹攀爬，卷须勾住新竹篱笆的缝隙，在晨光里扬起小喇叭，仿佛还在重复那句没说出口的话：生命哪怕只开一日，也要朝着光亮处奋力绽放。



安静的日子 蒋念文 图